

「流動與衍變：情的東亞現代性」 專題引言

呂文翠*

本期專題乃舉辦於2016年12月22-23日的「情生驛動：從情的東亞現代性到文本跨語境行旅」國際學術會議中主題講演及與會論文的精華呈現，從不同的論述面向聚焦闡示：「情」何止於觀念？其與個體生命關聯的描寫與想像歷史在在表明：它是生命本能，是人類生生不息的種子；它是感性的，由生命本能感應無窮事物而對話衍化，激發出個體人生的萬千變化；它更昇華出不同境界，豐富人類生活，令捕捉表現它的文學無窮演繹；它創生情思，卻又遠大於理性思維的對象；它是感性與智性融合的生活動力，恰如王德威院士在會議主題演講中反覆申述的「情動力」（affect）。¹王院士考察梁啟超的杜甫為「情聖」論述，「1920年代那一代文人和知識分子對情的定義，和我們今天比較狹義的、羅曼蒂克的『情』的定義，非常不一樣」，並啟發我們看待情的一種方式：「此中隱含了中西比較文學的議題」。與之殊途同歸，於比較文學視野中看翻譯，另一位會議主題演講人李歐梵院士在本期特稿中將晚清小說這片「樹林」中擇取「情」之「樹」（tree，家譜）來討論，由英語翻譯維多利亞小說譯本中的主題（家庭、婚姻）和變奏（女性自覺和自主），窺測其「原型」和轉「驛」到中文語境後的情生驛動，瞻望「『情』的世界無限延伸」。

兩位院士在會議主題演講中不約而同揭示「情」之生命力內涵的驛

* 作者現任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¹ 王德威院士於會議中主題演講題目為：〈情·動·力：從梁啟超到朱謙之〉。

動，他們分別在「情」內在的理念結構與小說翻譯的具體語境層面上，讓會議主題「情生驛動：從情的東亞現代性到文本跨語境行旅」的涵納度益發深廓。至於會議論文與《東亞觀念史集刊》之契合，則未曾預先考慮過。「情」之豐富內涵當然可以在「觀念」層面上有諸多討論，「東亞」則是當初會議主旨之中的核心內容。策劃會議時徵集論文的旨趣為：

處於文化傳統裂變與異文化轉譯的浪潮中，晚清民初文學與文化出現各種層次的交流、移動，開啟更大向度的界線遊移，無疑衝擊／形塑文學與文化內涵。晚清人情較之明代，「閒情」難繼，受中外合力推動，呈現代朝向的趨趕，始終處於驛動的過程。時移世易，人事運行而生動傳情，給晚清文化的闡釋提供了豐富而趣味濃厚的空間。無論是作家外在的足跡移動或是內在的情感衝擊，都隱含著不同層次的流動衍變與擬態易形觀。從書寫主體（不同派別的作者群）或創作成果（從小說、詩文、圖像、廣告），都可見到多重的跨界行旅與概念流變的軌跡，文本中大我／小我、內／外、表／裡的詰問對話與歧義並陳，在在反映彼時文化主體與文化他者的形象建構，乃至社會多維結構所重構的全球化路線、媒介技術、觀念衍繹等。本會議檢視創作主體的內在情感與外在行跡如何在時代演進中的轉折與變異，聚焦主題之一為：

「情」的東亞現代性：有別於西方文學從神學背景中脫化出人對生命、道路、真理的思考，中國文學歷來重視「情」，但近世以降，人與人的關係的日常表述，逐漸由封閉的家族內部，衍異為都市中複雜的人際關係。這一脈絡在自我建構的同時，更挑戰、創發進而豐富了抒情傳統的敘述模式與美學典範。……

上述關於會議論域的提議，在這個學術世代的語境中產生，似乎生來就擁抱了「東亞」與「觀念」。國際會議上宣讀的文章，最後由集結為「會議論文集」的可能性轉化為《集刊》兩輯專題文稿，可謂開始了又一次「驛動」；文章不是無情物，其生命本該在刊載與閱讀中驛動不息。這應是諸位論文作者與《東亞觀念史集刊》的一次美麗因緣。

有「情」的中國文學，《詩》之「風」情百種，《古詩十九首》騷動之情「行行重行行」，唐之傳奇文瑰麗幻化，虬髯客、李靖和紅拂女「風塵三俠」僕僕於情途俠道，豈但東亞，虬髯客、聶隱娘、崑侖奴蹤跡留於山海，一派西亞連東亞的情天俠義。在呈現「現代性」之前的東亞視野中，代表「情」之騷動方式的是史跡、傳奇之想像，現代人顯現情蹤則兼有跨文化、跨文類、跨語言、跨藝術形態的空間。呂文翠〈海上紅學的衍派——改琦「畫」論《紅樓夢》〉一文討論松江才子改七齋以大觀園裡有情的少女少男為畫本，跨藝術形態而抒情造像。《紅樓夢》之為人情小說經典，其形成歷程有改琦與江南才子群的《紅樓夢圖詠》參與討論之助力，士女、人情的詠歎與文學批評開闢了另一個「情」的討論空間。

有感於情天浩渺、綿長悠久，馮夢龍「欲立情教，教誨諸眾生」，他理想於「鄉國天下，藹然以情相與」，其《情史》唯情是宗的主體正是東亞特徵。情是束縛不住的，他汲汲於類分諸情為二十四類，並沒有多少引人關注的力量，反不若小說「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深入人心、民俗，超越了那些學究式的理性分類。馮夢龍的分類是情類而非文類，李歐梵進入晚清小說的「文類危機」又看出其更具生機，比立足翻譯的「偵探小說」家譜（樹）和更其複雜的「言情之樹」該當如何？晚清小說期刊欄目中「情」的名目，正可與英國通俗小說「他山之石」比較：「言情小說一向是中國傳統通俗小說的大宗，才子佳人式的小說比比皆是，為什麼還需要巧立新的欄目，諸如言情、寫情、奇情、哀情、苦情，艷情……這些欄目？」經由李歐梵深入而又細緻的考論，總結出：「這棵樹本身在英國是一個樣子，但移植到中土也變成另一棵樹，枝葉迥異，有的逐漸凋零式微，有的卻變得光彩奪人，欣欣向榮」，體現文化機制一情之轉的深邃複雜與精妙入微：「維多利亞小說的言情主線被『接枝』到中土以後，其『傷感』（sentimental）的成份超過了『聳動』的成份；換言之，就是在『煽情劇』的基本構架上加上中國的家庭倫理因素。然而這個骨幹本身也可以再作不少中國式的變形，使得『情』的世界無限

延伸。」李歐梵說他的「言情之樹」終於沒有完成，這大概就是情的始終「驛動」，無始無終、無邊無垠吧！

馮夢龍的情類理論和小說輯錄，一腳留在前現代「立情教」的宏願中，一腳已經踏入了現代氛圍，《喻世明言》首篇小說〈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之情折衝於兩個時代之間，商人蔣興哥往還於廣州、蘇杭及江河湖海的情感翻覆，差堪與《紅樓夢》作者乃至晚清小說家們一併書寫「恨海情天」（吳趸人寫情小說《恨海》）。更往前進一步，就是蔣興哥當年未曾啟用的「情書」之現代技藝與功能了。潘少瑜在〈抒情技藝：清末民初的情書翻譯與寫作〉文中追索 1910 到 1930 年代「情書熱」現象，剖析情書之為現代知識青年實踐愛情的重要管道，翻譯文學中的情書更成為民國「文青」們寫作情書的典範演示。如果說情書傾訴的私衷向來不宜公諸於眾，潘少瑜曾專文討論過的烈士與妻子訣別的公開情書（林覺民〈與妻訣別書〉）畢竟罕見，而黃錦珠〈從兒女之私到男女戀愛：「五四」時期婦女報刊上的戀愛問題〉一文深入考察「五四」時期婦女報刊上的言論、文學作品及相關報導，即欲正當地脫卸「私情」的羞澀外衣，「公論」男女戀愛，留下社會文化風氣的過渡期剪影。

生命之「樹」長綠，從馮夢龍的情類理論到李歐梵的通俗小說文類理論，啟發我們尋求更多的文類在現代傳情，主題演講中王德威借梁啟超的情之教育，申述「從詩歌這樣一個的文類，尤其是中國古典詩歌文類裡，可以把這些林林總總，或新或舊的感情表達方式給予最現實的呈現」。林佳蓉以「情」來標誌文類與地域的相互生成，〈詞史光華的再現——論渡海詞人江絮生（1903-1983）《瀛邊片羽》的書寫意義〉一文闡析詞人由臺瀛地方的人事見聞興起緬懷、追憶故國的鄉愁之情，本身卻成就了一段有情臺北的現代詞史。而詩歌的情之經典如何在不同世代被閱讀詮解？忠實「粉絲」追究詩人到底是蘊藏香艷旖旎的私情或寄託深切家國情義之特殊現象，在在證明李商隱情詩擁有歷久不衰的傳遞過程與熱情。李宜學論文〈從〈無題〉詩論程夢星《重訂李義山詩集箋注》對朱鶴齡《李義山詩

集注》的接受〉給我們一個精到示例。

情有熱烈深厚，有平淡自然；有私密隱曲的個人，相對就有堂皇正大的故土、國家；有一時之激動快樂或哀憐低徊，更有終身的憾恨交加、追悔莫及。它們都在續寫著一部《情史》，現代學術討論的對象比之馮夢龍，情的主體性更突出了，情之主體驛動在現代，也驛動了現代史。王德威在演講中引述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的反理性主義，可視為對既往「情、史」的顛覆：「在紛紛擾擾的生命之流裡，人作為一個主體憑著個人的記憶，不斷重整過往經驗的結合，投向一個不可知的未來。」足資印證的是王學玲〈歷史敘述與自我詮辯——「貳臣」張縉彥鼎革出處的辨析與意涵〉一文揭露明清易代之「貳臣」情懷，潛藏著複雜歧異的自我與他人定義。或許歷史敘述在時間之流中會被重新建構，自我詮辯終歸徒勞，但是其中採用的正義／偽正義立場與一廂情願卻仍須明辨。宋偉杰〈變形的故鄉，有情的測繪：《茶館》中的懷舊、喪失感、自我悲悼〉闡述老舍《茶館》在不同思潮過濾中的多重搬演，解讀其空間形變、都市情感和故鄉情結，完成意識情感的體認，生動捕捉了劇中人王利發五十年開茶館的「真情之流」軌跡。欲窺情動力的「真情之流」或更真切的現代人著述、翻譯的情史，夏曉虹教授立論堅實的特稿〈林紓的海軍情結——從《不如歸》說起〉帶來更為深邃的視域。論文細膩剖析林紓如何將傳統的鄉土之情與現代國家思想融合，獨具「情」眼而投射於海軍，其和魏易合譯日本明治時期暢銷言情小說《不如歸》，凝視書中甲午海戰的敘述，訴說由小說引發的「冤抑之情」，為北洋海軍申辯、鑄史的同時，亦幽微道出譯者不能自外的閩人情結。

王德威在會議主題講演的尾聲提示我們瞻望未來：五四之後的這些年，中國的知識界跟文化界的確是一個充滿了「情生驛動」的時代，各種各樣的思想相互交錯、湧動，各種各樣的我們想像不到的文人，他們之間的緊密關聯與辯證交鋒，值得投以更大的關注。本期諸篇論著恰可在不同層面作出回應，並提醒與召喚我們持續驛動在現代學術的真情之流中，更

期待能由此引發不絕如縷的對話交流乃至質詰、異議，讓眾聲迴響流動與衍變於思想文化的長廊。